

蔣 光 赤 选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〇 年 • 北 京

序 言

当革命的暴风雨将要到来的时候，最初飞来的几只海燕，掠过了乌云弥漫的太空，歌唱出斗争的曲子，即使说有的羽翼还不够健强，声音还不太嘹亮，但毕竟是时代的预言者，时代的战士。她们冲破黑暗，发出了号召的号角，鼓舞了来者；勇敢的战斗就在她们身后猛烈的展开，胜利的光芒遥遥的已经在望。因此对这些开路者是不应该轻于忘记的。我于光赤和他的作品，始终是作着这样的估价的，也许难免不被人视为党其所同，阿其所好吧。

我还记得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在上海静安寺路民厚里的一个亭子间第一次会到他；前楼住着秋白同志，楼下住着太雷还有其他同志。当秋白同志笑吟吟的给我们作了极简单介绍之后，一个意气豪迈、丰姿焕发面容，和一阵爽朗的笑声，出现在我的面前。老实讲，在没认识他以前，我是早已被他的《新梦》等诗歌触发了革命的热情的，而且在当时不止我一个人受到他的激励，不少的青年也因为他昂扬的歌唱而得到鼓舞，迈上了革命的第一步。我们乍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的向我缕叙着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工人阶级对于人类新的史页的创造，由此而谈到文学作为革命的武器，当仁不让的抒发了他的抱负，如果不是我和他同气相投的话，的确他那种狂态是会使个别的人有“不逊”之感的。以后我们更在上海大学时相过从，并读到他《少年飘泊者》的原稿，进一步在同一意念之下建立了深的友谊。一九二七年初，正

当革命風云涌罩全国之时，他笔酣墨饱的抓住了当时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事迹，以半个月的时间，奋力疾书的完成了《短袴党》一书，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武装斗争最初阶段的形色面貌。我也曾为他那蓬勃恣肆的笔力，汹涌澎湃的热情，而感到欣喜激动，也曾許之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中长篇小說的开路之作，而他却謙遜的說：仅想做一番革命的饒吹，留下一个历史的見証罢了。直到是年夏初，由于蔣介石叛变革命，上海已經成为反动屠夫虐杀革命力量的場地，我們先后到了武汉，这时我才認識了阿英同志，黃鶴樓、东湖等胜地，也曾給我們三个人留下了蹣跚慨歌的踪迹；我們当时已經朦朧的覺到以文学服务革命事业的口号，随着革命的步調的前进应该愈加明确，由此在光赤的倡議之下，开始了“太阳社”的組織，而最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也是通过了光赤的口头和笔下首先展示在人們的面前的。

当然，我也用不到为光赤諱：他虽然心意向往而且实际上也是在努力追求着革命的未来，可是在他的思想感情中，也还存在了不够健康的一面，在作品里便时而流露出近于伤感的情調。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革命情势退入低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了难以估計的损失，革命者此仆彼继，这时，他虽然写出了《野祭》《菊芬》等小說和《哭訴》等詩歌，反映了革命者的英勇就义，国民党的恐怖殘忍；但同时也流露了苦悶、低沉，他是为革命而苦恼着。就在这一时期，更写出了《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圍的月亮》等帶有濃厚的悲觀情緒的小說，不但使他的作品失掉新穎夺人的光彩，而且影响了他的身体。他为了养病，离开了故国，东渡到了日本，从此直到他的逝世，我就沒有和他再会过一次面；甚至连送葬之日，也由于当时环境的关系，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不能临墓一吊，这使我多少年来一直引为恨事的！

在这里，我还不能不提到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咆哮了的土地》的成就，这一作品是在他从日本回国以后写的，曾在《拓荒者》上发表了一部分，以后出版单行本时，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查禁，才易名为《田野的风》，而他生前却未及见这书的出版。透过这一作品，我们不但看到他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信心重新得到恢复，而且在艺术创造的造诣上也愈加坚实，特别是歌颂了农民对于豪绅地主阶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正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村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应该说土地革命的最早的象征吧。去年北京大学几位年青的同学，为了研究左翼文学运动初期情况，曾向我了解光赤和他的作品中的一些问题，当谈到他创作生活中这一段起伏时，他们是表示出难以理解当时的原因。我想：中国革命运动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又崎岖的道路，曲折的向前发展着，作为时代精神面貌反映到作品上，也容易受到影响而形成波浪形，虽然这中间是有升有沉，但从总的方面看，终于还是前进着的。何况在左翼文学初期，作者们大多数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世界观并不象今天社会主义时代已经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改造，经过迂回后归入主流，那就更无怪其然了。可是，由于光赤最后能以写出了《咆哮了的土地》这样的力作，那我们对他和他的作品，不但要看作是既伏之后重新的高扬，而且由此也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不是生不假年，他必将有更高的建树，是可以断言的。

我们对于光赤和他的作品从来就是作着实事求是既不夸张也不贬低的估价的。然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过去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直是为了抹煞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为了否定文学的政治性，他们对于左翼文学初期作品，从来就是采取了歪曲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当然对光赤

最初的作品在青年知識分子群中所起的启蒙作用，和他最后的作品比較正确的反映了农民斗争的真实面貌，經常是加以攻击。最明显的例子，如黃药眠在《蔣光慈詩文选集》中所作的《蔣光慈小傳》，就是在伪装的客觀叙述中，而并不客觀的有意加以貶低。最后一段，更突兀的引用了郁达夫所写的《光慈的晚年》一文中說光赤是：“說起話来，总有絕大的抱負、不遜的語气……”数句，作为評隲。达夫的月旦并不一定含有惡意，而在黃药眠的笔底下，却变成了盖棺論定；我看难免不是借箭射人；有意的詆伤，这就无法令人容忍了。更奇怪的是，最近又有李何林同志在其《十年来文学理論和批評上的一个小問題》中，大肆發揮“艺术即政治”的詭辯术，其中用了較多的篇幅举光赤作品为例来証明他那“政治与艺术一致論”，說甚么蔣光赤的小說“……它的艺术力量和它的思想性不高是相一致的。它的艺术性方面的‘粗糙’和它的思想性方面的‘粗糙’是相一致的。”反复的都是打着“艺术第一”的假幌子，一面否定光赤小說的政治作用，一面又否定了光赤小說在当时已达到的艺术成就；这样离开了毛澤东同志“政治第一”的标准，事实上也就是不要艺术性的存在了。即使补充了“……‘粗糙’是任何新生事物必不可避免”一語，还是不分主次，对左翼文学初期作品作了不公正的估价，同样是难以使人心服的！

光赤对于中国革命文学的貢獻，还不仅在于創作方面，他曾介紹了《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陸續的在《創造月刊》上发表；同时，并整理了秋白同志原著的《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文学》的原稿，合并出版了《俄罗斯文学》两卷本。也翻譯过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詩人們的詩歌。特别是对于苏联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間》的翻譯和介紹，更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着鼓舞作用的。然

而，这些一样的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抹煞，因此也一直是未被重视的。

今年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三十周年，《蒋光赤选集》适在此时出版，这不仅可以由此看到光赤个人成就的痕迹，更重要的是：通过他和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可以反映出当时革命形势和文学战线的成绩，寻找出无产阶级文学在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对往者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今后也能有所借鉴，这样，是极有意义的。

至于为《蒋光赤选集》作序，阿英同志对他的为人了解的比我更深，对他的作品也更加熟悉；而阿英同志适在此时因病未愈，而我只好以回忆与杂感承乏草此，当我急遽的完稿之后，蓦然想到：光赤去世已二十八年了，而中国革命运动已经经过了民主革命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且进一步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着，中国无产阶级这一伟大的胜利虽然他生不及见，我想他死而有知，长眠在新迁的墓地，也会含笑高歌吧。至于我，因为重读了一遍他的作品，也不能不回到同志们当年在暴风雨中的顽强的战斗，历历如在眼前，而引起了无限感慨与兴奋的！

孟 超 1960年3月

目 次

序言 (孟 超).....	1
---------------	---

上 輯

紅笑.....	3
太平洋中的恶象.....	4
梦中的疑境.....	6
新梦.....	8
我的心灵.....	16
一个从紅軍退伍归农的兵士.....	19
中国劳动歌.....	22
昨夜里梦入天国.....	24
莫斯科吟.....	26
哭列宁.....	29
劳动的武士.....	33
临列宁墓.....	34
十月革命的嬰兒.....	35
怀拜輪.....	39
与安娜.....	42
怀都娘.....	45
余痛.....	47

哀中国.....	51
耶穌頌.....	54
血花的爆裂.....	56
北京.....	59
我要回到上海去.....	61
我背着手兒在大馬路上慢踱.....	64
海上秋风歌.....	66
在黑夜里.....	67
血祭.....	74
乡情.....	76
我应当归去.....	81

下 輯

少年漂泊者.....	87
鴨綠江上.....	151
弟兄夜話.....	171
短袴党.....	189
最后的微笑.....	271
咆哮了的土地.....	378

附 录

蔣光赤著譯書目.....	597
--------------	-----

輯 上

紅

笑

艰难的路程已經走了，
危险的关头已經过了；
一大些白祸的恐慌，
現在都变成紅色的巧笑了！

哪里是日本海水的波蕩？
哪里是海参崴的炮声响？
我且登烏拉山的岭头——
无边无际地眺望。

貝加尔湖的碧滴滴的清水
洗淨了我的心脏；
貝加尔湖的山洞，
我一个一个穿过了——
都寻着了光亮。

那里是太平洋么？
那么样地烏烟瘴气！
那不是莫斯科么？
多少年夢見的情人！
我快要同你怀抱哩！

1921年7月4日于烏拉岭

太平洋中的惡象

橫着歐亞的中間，
我站在烏拉山的最高峰上。
看啊！那不是太平洋么？
那陰慘慘地——水的气，
霧的瘴，
煤的烟，
隱隱跃現着的，那不是
美利堅假人道旗幟的招展，
英吉利資本主義戰艦的往來，
日本帝國主義魔王的狂蕩？
那無數的人們，——
被那魔王戰艦打下波浪的人們，
一撞，一撞，——張皇地撞，
只是怎樣撞得起！
哪里是救生的輪船？
哪里是望得見的边际？

听啊！
那波浪轟轟
助那戰鼓冬冬地响！
是嘶杀声？

痛哭声？

喊叫声？

仔细地听啊！

“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罢，

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

快啊，快啊，……革命！”

一月为远东劳动大会作

梦中的疑境

从那边走来了一个小孩子，
——真正地可爱啊！——
笑嘻嘻地同我行个握手礼。
他说，“朋友，你怎这般不快呢？
现在春天到了，
我同你一块儿玩要去。”

我心里有点怀疑，
但是我还同小孩子一块儿走。
一步，两步，三步，
一步，两步，三步，……
“我倦了，
小朋友！”

小孩子笑着，拉着我努力地走。
他说，“朋友，还想退后么？
我们走过的路已经变成了
险绝的崖壁，
颓废的荒丘；
我们未走过的路，那里还是

鮮艷的紅花，
嬌滴的綠柳。
朋友！前進啊……走！”

“你应当時常快樂，
同我們小孩子的心情一樣，
你更不應當退後，
因為退後是老年人的思想。
將來的都是幸福，
過去的都是失望！”
我親愛地笑了一聲，
同小孩子行了接吻禮。
“小朋友啊！……
我原來認得你！”

8月24日隨后作

新 梦

冰雪的寒威去了，
春光带着笑意来了，
草也青了，
花也开了。

过去的迹痕
有那些值得回忆？
现在的生活
有什么可以悲喜？
将来的路程
还有这般长远呢！

树阴底下的孩子
笑嘻嘻地玩耍，
树枝上的鸟儿
为什么这般欢叫呀？

铁可以算为最坚硬的罢，
但是我比铁还要坚硬些！
花可以算为最温柔的罢，

但是我比花还要温柔些！

鳥兒的歌声
喚醒了我的心迷；
春光灿烂啊！
怎能等閑地拋去？

最令我心醉的
是花兒的巧笑；
最令我悲伤的
是人們的狂暴；
最令我希望的
是前路的紅光照。

貝加尔湖的清水
把我的心灵洗淨了；
烏拉山的高峰
把我的眼界放寬了；
莫斯科的旗帜
把我的血液染紅了。

听啊！
喊叫声？
嘶杀声？
波浪声？
风雨声？